

縱橫交錯探亞洲

張文玲

身為亞洲人的一份子，讓我們一起展開欣賞的雙翼，遨翔於這光明之地古往今來的時空，去追尋亞洲人的夢，去感受亞洲古人的脈動，以及探索文物背後塵封已久的亞洲奧秘吧！

追尋

亞洲，東方日出光明之地，是全球最大的一洲，面積四千四百萬平方公里，約占地球陸地的百分之三十，在各洲中所跨越的經、緯度最廣，大小民族、種族一千餘個，佔世界之半，是人類農業發展最早之地，也是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中國三大古文明的發源地，又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世界三大宗教的發源地。就其地域之廣、種族之多、歷史之悠久、文化之豐富，亞洲，本身便有說不完的故事和探索不盡的驚奇！

若從歷史的縱向來觀察，

現今的亞洲文化可略分為伊斯蘭、印度與中國三大文化圈，而在伊斯蘭勢力崛起前，古代西亞便存在著兩河流域文明，距今一萬年前即已出現了農業，並發展出楔形文字和大型聚落，以及具人類早期帝國色彩的波斯古文明。若就地理環境及生活經濟型態橫向來劃分，草原游牧與農耕定居可說是亞洲自古以來的兩大文化風貌，地處農耕文明之北的帶狀歐亞草原，從黑海北部向東延伸至阿爾泰山區和蒙古，這塊廣闊無垠草原的主人在過去的歷史中是游牧民族，游牧與農耕文明在古代是平行發展，常

久以來兩者之間交流頻繁，相互影響，可說是平分秋色等量齊觀。斯基泰（die Skythen）是據今所知每隔兩百至四百年就橫掃歐亞帶狀草原一次，而後入侵歐洲的游牧民族中的第一波，而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算是最後的一波。許多世紀以來，游牧民族由東而西狂颯出的草原雄風，對古代世界所造成的震撼與影響，絕不亞於由西而來的亞歷山大東征，以及大航海時代殖民帝國所帶來的影響。

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亞洲許多民族創造了多元且獨具特色的文化，其間也因經商貿



圖一 漢代 玉辟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易、信仰傳播、版圖兼併、軍事戰爭，彼此接觸、衝突與學習，終至各文化間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現象。雖然有些民族與文化現已消失或式微，但考古出土與文獻資料，留下不少見證交流的點點



圖二 西元前兩千年裝飾以鷹獅造型之波斯古金器，伊朗Gilan省Marlik墓葬出土
(圖片引自：H.Stierlin, Die Welt der Perser, Gondrom Verlag Bayreuth 1980, p.15)

滴滴，以下擬從文學、藝術、宗教幾個切面，略說這些古早民族的往事，以為探索亞洲拋磚引玉。

動物風格：藝術交流與傳承

動物造型是造型藝術的一大支分，也是大多數民族主要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

而各地區動物造型的異同，也透露出彼此的影響與模仿的端倪。橫向的交流如院藏的漢玉辟邪（圖一），其造型一般認為可能受波斯及西亞一帶鷹獅（Greifen）造型的影響。這種有著猛禽頭部及長著雙翼的獅子身軀之怪獸，於西元前第二個千年之間便已出現在古代的近東地區了（圖二），而這



圖三 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風格造型的金飾片，裝飾中的鷹獅造型頭上長角並帶翅膀，西元前四世紀，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彼得大帝西伯利亞收藏。（圖片引自：Gold der Skythen aus der Leningrader Eremitage, München 1984,p.159）

種造型最早更可溯源埃及古王朝（約B.C.2649-B.C.2150）的皇室雕刻藝術。鷹獅雖然在各地區呈現出不同的造型，但

它總是歐亞草原動物造型中恆久不變的主題之一，且在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風格中（圖三），始終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而德國考古學院院長 Hermann Pazinger，也根據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對於古代斯基泰民族的記載，推論鷹獅是古代西伯利亞某個民族的族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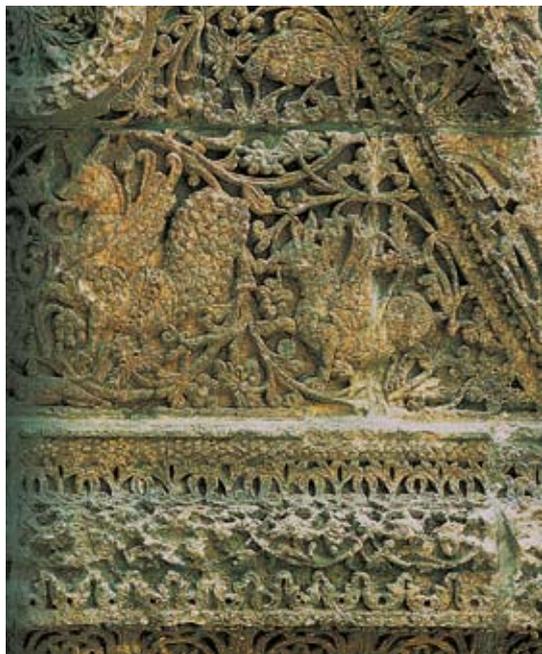
所謂的「動物風格」（der Tierstil），這個術語不僅代表著草原民族藝術的根本特色，同時也是大多數古代中亞民族藝術常見的風格。它以雄鹿、貓科動物和鳥類作為藝術的造型主題，或以單一動物或動物軀體的局部作為裝飾紋飾，或將動物的形態轉化成另一種動物或其他形態。一般認為，動物造型蘊含著自然界的力量，帶有動物風格的物品，反映了草原民族的宗教信仰。此風格流行於亞洲許多地區，而各地區也有著相當大的變化與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也存在於中國和中亞地區內的古老文化

中。海德堡中亞研究專家 Karl Jettmar 認為：西元前八、九世紀的西伯利亞 Arzan 一號墓葬所出土的早期斯基泰動物造型馬具，與中國西周時期的一件圓形捲曲動物造型平板鈕扣非常相似，這顯示當時中國黃河以北地區已經存在著一種與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風格極有關連的藝術創作，彼此間的關係，請參閱第一一六期故宮文物月刊拙著〈歐亞草原民族文化動物造型初探〉一文。

縱向的傳承可以森姆獸（Semurv）——狗鳥怪獸為例來說明，這種動物風格造型的紋飾出現在薩珊及早期伊斯蘭藝術中，它是一種想像出來的怪獸，為薩珊時期非常受歡迎的一種裝飾主題，不僅出現在金屬器上，也用來裝飾灰泥造像與作為紡織品的圖案。森姆獸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可能與 Verethraghna 英雄的崇拜有關，它由狗、鳥與麝香鹿等數種動物的特徵組合而成，一方面代表著一種宇宙的概念，能



圖五 薩珊（或粟特）水罐 西元六至七世紀，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收藏。（圖片引自：シルクロード大文明展，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奈良縣立美術館，1988）



圖六 瑪雅王朝（Umayyad 661-750）晚期，馬夏塔（Mshatta）皇宮正面，類似鷹獅的動物，和Senmurv紋飾，德國柏林伊斯蘭博物館藏。



圖四 薩珊銀盤，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收藏。（圖片引自：Josef Orbeli, Sasanian and early islamic metalwork, in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Volume II Text Sasanian Periods, New York, 1981.）

通達三個天界，另一方面與農業文化有關，它四處撒播宇宙樹的種子而使大地富饒豐收，總之人們相信此怪獸擁有摧毀邪惡大蛇的力量。由於森姆獸是想像出來的，所以藝術表現上並沒有固定的造型，如薩珊銀盤的森姆獸（圖四）有狗的耳朵與鼻嘴，下顎長著麝香鹿的鬍鬚，翅膀彎翹上揚，身體像鳥也像鹿，前肢粗壯如獅爪，又有碩大而美麗的孔雀尾巴。而六、七世紀薩珊

（或粟特）水罐腹部的森姆獸紋飾（圖五）有著明顯的狗頭（類似秋田狗），嘴巴張開，舌頭外露，下顎不見麝香鹿的鬍鬚，雙爪較像鳥爪而不像獅爪，翅膀上揚，有著花翎的尾巴，雖與圖四不同，但亦可視為孔雀尾巴的變形。總之，每件器物森姆獸的造型都不盡相同，但通常都具有一些共通點，即有著狗的臉部，嘴巴張開作吠吼狀，僵硬而上揚的翅膀與孔雀的尾部，整個體態向

前飛舉。

德國柏林伊蘭博物館

所藏烏瑪雅王朝 (Umayyad

एवमुक्ते आयुष्मान् सुभूतिभैगवन्तमेतदवोचत्—दुष्करकारको भगवन् बोधिसत्त्वो महासत्त्वः । परमदुष्करकारको भगवन् बोधिसत्त्वो महासत्त्वः, यः शून्यतायां चरति, शून्यतया च विहरति, शून्यतां च समाधिं समापद्यते, न च भूतकोटिं साक्षात्करोति । अल्लाश्चर्यमिदं भगवन्, परमाश्चर्यमिदं सुगत । एवमुक्ते भगवानायुष्मन्तं सुभूतिभैगवन्तमेतदवोचत्—एवमेतत्सुभूते, एवमेतत् । दुष्करकारको बोधिसत्त्वो महासत्त्वः । परमदुष्करकारको बोधिसत्त्वो महासत्त्वः यः शून्यतायां चरति, शून्यतायां च विहरति, शून्यतां च समाधिं समापद्यते, न च भूतकोटिं साक्षात्करोति । तत्कस्य हेतोः ? तथा हि सुभूते बोधिसत्त्वस्य महासत्त्वस्य सर्वसत्त्वा अपरिल्यक्ताः । तस्येमे एवरूपाः प्रणिधानविशेषा भवन्ति—मथैते सर्वसत्त्वाः परिमोचयितव्या इति । यदा बोधिसत्त्वो महासत्त्व एव चित्तमभिनिर्हरति—सर्वसत्त्वा ममापरिल्यक्ताः, मथैते परिमोचयितव्या इति, शून्यतां च समाधिविमोक्षमुखमभिनिर्हरति, आनिमित्तं च समाधिविमोक्षमुखमभिनिर्हरति, अप्रणिहितं च समाधिविमोक्षमुखमभिनिर्हरति, तदा उपायकौशल्यसमन्वागतो बोधिसत्त्वो महासत्त्वो वेदितव्यः—नायमन्तरा भूतकोटिं साक्षात्करिष्यत्यपरिपूर्णेर्बुद्धधर्मेः । तत्कस्य हेतोः ? तथा हि अस्योपायकौशल्यं रक्षां करोति । स चैवास्य चित्तोत्पादो यत्तस्य सर्वसत्त्वा अपरिल्यक्ताः । स एवमनेन चित्तोत्पादेनोपायकौशल्येन समन्वागतोऽन्तरा भूतकोटिं न साक्षात्करोति ॥

圖七 十世紀尼泊爾梵文本般若經，現代天城體排印本。

661-750) 晚期的馬夏塔

(Mshatta) 皇宮宮牆，有來

自幾種不同文化的雕刻紋飾，

包括晚期希臘羅馬古典風格造

型的半人半獸Fam紋飾，和近

東以及地中海地區以許多藤蔓

捲曲紋裝飾而成的飛禽紋飾，

還有伊斯蘭文化產生前類似鷹

獅的動物造型，和森姆獸紋飾

(圖六)，此紋飾與薩珊的不

同之處在於口中多銜了一串花

卉。這例子顯示，七世紀的早

期伊斯蘭文化是由多種文化所

組成，其中有來自薩珊的藝術

成分，而薩珊藝術的某些元素

又與草原文化有關，宛如一組

多重的文化連環扣。

梵唄漢音：原典的移植與改造

翻譯是思想傳播的主要手

段，而翻譯有時不只是思想的

原樣移植，更是一項再造。佛

教透過梵文原典的漢譯傳遍中

國，但同一部佛典往往因不同

的時空、不同的譯者，而出現

內容相近、譯文多樣的版本。

例如十世紀尼泊爾梵文《般若經》的一段經文(圖七)。

筆者試譯如下：

當這樣被說時，具壽須菩

提對薄伽梵(世尊)說如

下的話：世尊啊！菩薩摩

訶薩是難行者(做困難之

事的人)，菩薩摩訶薩是

行最難行之事的人。行於

空性中，以空而住，入空

性三昧，而不證實際。世

尊啊！這是很希有的，善

逝啊！這是非常希有的。

當這樣被說時，世尊對具

壽須菩提說如下的話：是

的，(這個就是這樣)，

須菩提啊！是的，菩薩摩

訶薩是難行者(菩薩行難

行之事)，菩薩摩訶薩行

非常難行之事，他修空

(行於空性中)，住於空

性中，入空性三昧，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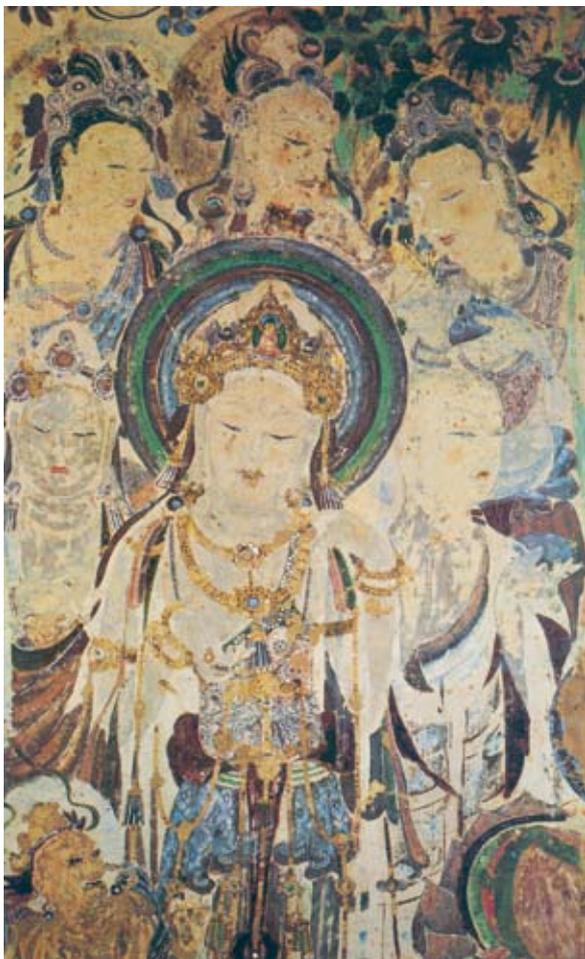
證實際。

那是由於什麼原因？因為

(如下面所述)須菩提

啊！對菩薩摩訶薩而言，

眾生是不被捨棄的。他有



圖八 有著細長眼睛、美好腰身、珠寶裝飾一身的敦煌菩薩造像，敦煌莫高窟第57窟壁畫。（圖片引自：The art treasures of Dunhuang, compiled by Dunhuang Institute for Cultural Relics, New York 1981）

如此的殊勝妙願——一切眾生不應該被我捨棄。

當菩薩摩訶薩發起如是之心——對我而言，眾生是不被捨棄的，這些眾生應被我解脫。他得空三昧解脫門，得無相三昧解脫門，具備了善巧方便的菩薩摩訶薩就應知他將不在這之中，在還未圓滿佛法之前去證實際。那是由於什麼原

因？因為（如下面所述）

他有善巧方便作保護，他有這個發心：即對他而言，所有眾生不被捨棄。具有如是善巧方便發心的他，在這之中，不證實際。

這段經文也出現在支婁迦讖所譯的《道行般若經》、支謙的《大明度經》、鳩摩羅什的《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玄奘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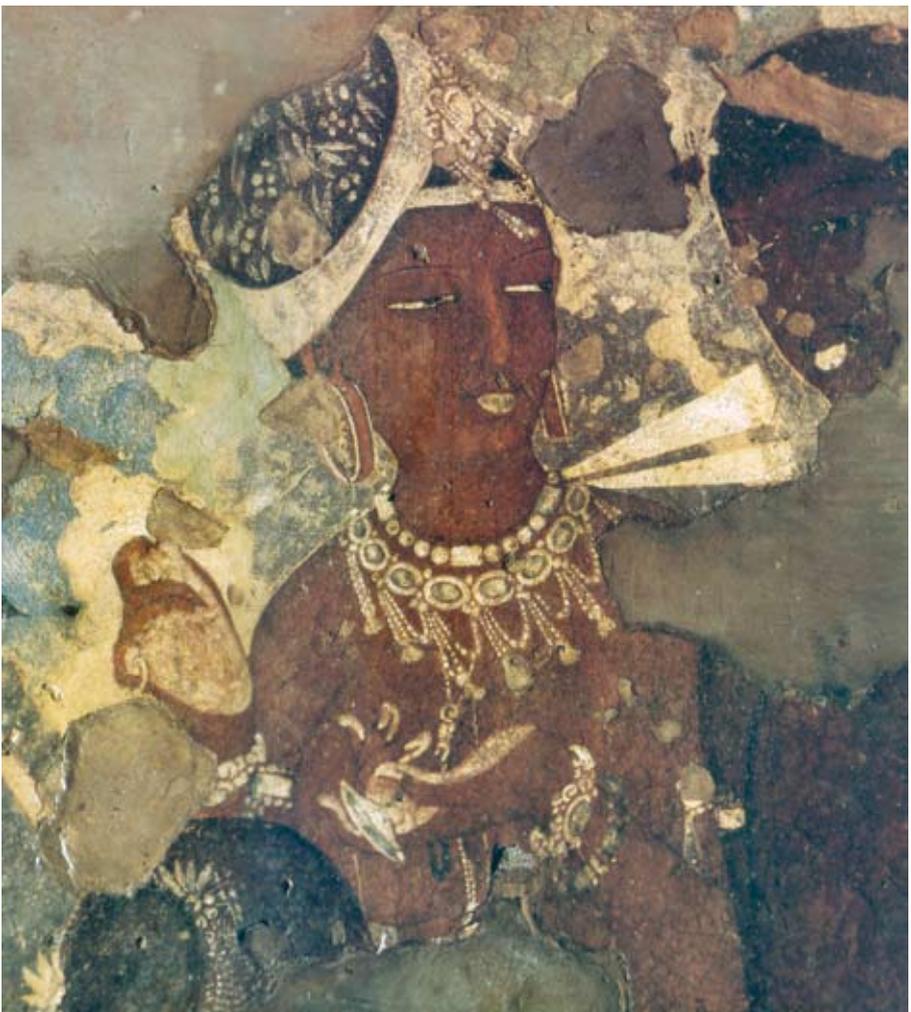
護的《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等十一種漢譯本中，但只有施護的譯文和梵文手稿最為相近：

爾時尊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所為甚難最上甚難。雖行空學空入空三摩地。而不於中證空實際。世尊。甚為希有。甚為希有。

佛告尊者須菩提言。如是如是。菩薩摩訶薩雖行空學空入空三摩地。而不於中證空實際。斯為甚難最上甚難。斯為希有最上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彼菩薩發如是最勝大願。我應度一切眾生。不捨一切眾生。菩薩發是願已。即入空三摩地解脫門。無相三摩地解脫門。無作三摩地解脫門。菩薩雖入是諸解脫門。而不於中取證實際。何以故。是菩薩已得善巧方便力所護故。能作是念。我不捨一切眾生。未具足佛法。終不於中證



圖九 仙道王與王后故事壁畫中美好腰身的女性造型，新疆庫車克孜爾石窟第83窟。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圖片引自：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新疆石窟壁畫 北京新華書局，1989）



圖十 有著細長眼睛、珠寶裝飾一身的天女，印度阿姜塔石窟第17窟（圖片引自：André Bareau, Amina Okada, Ajanta, New-Delhi 1995, p.177）

空實際。

而其他的譯文有些便存在不少
的差異。這不禁令人省思，千
前年的施護是否也根據我們現

在所看到的原典而翻譯？而其
他的譯師是根據已失傳的不同
梵本？或者是同一梵本？翻譯
時為讓讀者看懂，不同的譯師

加上不同說明的文字？不同的
譯文，傳遞不一樣的思想，這
種文化的傳播方式，是一種移
植或再造？是歷史的偶然或必



圖十一 強調細長眼睛、美好腰身、珠寶裝飾一身的印度美女造像，阿姜塔石窟第1窟壁畫。（圖片引自：André Bareau, Amina Okada, Ajanta, New-Delhi 1995, p.86）

然？

天女西來：詩與畫的共鳴

走進敦煌莫高窟（圖八）

以及新疆庫車克孜爾石窟（圖九），一幅幅精美的壁畫映入眼簾，寧靜的佛菩薩，怒目的金剛，更有窈窕婀娜的天女，她們細腰豐臀，瓔珞、臂釧、手鐲裝飾全身，而當我們西溯絲路回到五天竺的阿姜塔石窟，會發現石窟壁畫上處處可見這些美女的身影（圖十），

不錯，她們是本尊，而來到中

國的是分身。這是印度美女的形相（圖十一），而這種審美觀可追溯到印度文明早期的史詩時代，兩大史詩之一的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NalopAkhyAnam章節中，就這樣描寫故事女主角 Damayanti…

शतीव रूपसंपत्ता श्री देवायतलोचना ।
न देवेषु न यक्षेषु नाद्या रूपवती क्व पित ॥
मानुषेष्व श्रपि चालेषु वृष्टपूर्वाय वा युता ।
चिरममपिनी बाला देवानाम् श्रपि सुखी ॥

譯文：

擁有言語難以形容美貌的她（指女主角 Damayanti），就好比有著修長眼睛的吉祥天女，如此的美女，在天神中，在藥叉中，甚至在這兩者之外的其他地方，亦即人類中的任何地方都不曾見過或聽聞過，這樣的美少女連天神的心都被擾亂了。

有趣的是，中國文學以閉月羞花、沈魚落雁來形容絕世美



圖十二 康熙朝藏文《龍藏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女，而在講求禪定寧靜的印度卻以連天神的心都被擾亂來形容，可見其美麗。而這樣的美女除有著吉祥天女般細長的眼睛外，其動人的身材、美好的腰身，更是特別被歌頌的：

समर्थं ते भर्तृन् कामं रूपं तेदं सुमध्यमे ॥
譯文：

擁有美好腰身的女人啊！
你的出生與妳的美貌必定
會有結果的。

「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美麗的女人更須要亮麗的珠寶來裝扮，史詩中有如下的一段：

तत्र सा राजते भैमी सर्वाभरणभूषिता।
सर्वाभयेऽनवद्याज्ञी विद्युत् सौरासनी यथा ॥

譯文：

已經配戴裝飾上所有珠寶的 bhairi（指女主角），在女性朋友中閃閃發亮，有著沒有瑕疵的身材的她，就像閃電一樣閃亮發光。從摩訶波羅多的描述，可知細長的眼睛、美好的腰身是印度文化對美女的審美觀，而金珠寶寶穿戴一身是美女慣有的打扮。

與故宮一起探索亞洲

故宮南院以亞洲藝術文化為定位，為呈現籌建南院的階段成果，並向社會大眾說明南院未來發展的方向，本院特於今年三月二十五至六月二十五日於正館一樓推出「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特展」，並從這批展件中精選最受歡迎的主題展品一百一十七件，於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九十八年一月四日，南下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繼續展出。

為了南院未來的展示，本院同仁經多年的研究與籌設，規畫出六個亞洲文化藝術的展覽主題，這六個展覽主題之間可約略分為形而上的亞洲思想與宗教：生命指南——亞洲的經典，形而下的亞洲物質文化與生活藝術：生命之樹——亞洲的織品、流動的美學——亞洲青花瓷、品茶之道——亞洲茶文化、西潮下的文化與藝術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法輪常轉——亞洲的佛教造像藝術。展品以本院舊藏為主體，配合各界之捐



圖十三 盧鐘雄先生捐贈之緬文巴利語貝葉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與新近之購藏，如本院舊藏精品：康熙朝藏文《龍藏經》（圖十二）、康熙宜興胎畫琺瑯五彩花卉壺和四季花卉蓋碗，新購文物：貴霜王朝犍陀羅石雕菩薩像、印度十六世紀古蘭經文法註解、印尼蘇門達臘十九世紀晚期織金肩布，以及來自各方之捐贈，例如：彭楷棟先生捐贈之金銅佛造像以及盧鐘雄先生捐贈之緬文巴利語貝葉經（圖十三）。

這些文物在本院的出版品中多已發表過相關的介紹文章，無庸在此贅述，大家可參考其說，並秉著作為亞洲人的一份子，展開自己欣賞的雙翼，遨翔於這光明之地古往今來的時空，去追尋亞洲人的夢，去感受亞洲古人的脈動，以及探索文物背後塵封已久的亞洲奧秘吧！

故宮南院是全體國人的南院，將是台灣亞洲文化重鎮，故宮已吹響第一闕「首部曲」，我們也竭誠希望關心亞洲文化藝術的朋友，跟我們繼

續吹響「二部曲」、「三部曲」……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參考文獻：

1. Hermann Pasinger, *Die Skythen*, München 2004.
2. Ljubow Klocko, Das nördliche Schwarzmeergebiet im 1. Jahrtausend vor Christus, in: *Gold aus Kiew, 170 Meisterwerke aus der Schatzkammer der Ukraine*, Wien 1993.
3. Ellen Reeder, *Scythian Gold*, published in 1999 by Harry N. Abrams, Incorporated, New York.
4.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Scythian and asarmatian treasures from the Russian steppes*, 20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5. Monier William,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Lal Kuan, Delhi Indian reprint 1987.
6.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A.B. and LL.D., *Sanskrit reader: with vocabulary and notes*,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Delhi, 1983, pp.239,251.
7. Josef Orbeli, Sasanian and early islamic metalwork, in: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Volume II Text Sasanian Periods*, New York, 1981.